

Wei How

朱子家著

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第二冊

春秋雜誌社印行

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第二冊)

朱子家著

春秋雜誌社印行

教 贖 言

我並不會打算這本中冊於那樣短的時期中繼上冊而出版。我的本意：想把已發表於春秋雜誌上的舊稿，重加整理。原定有幾節要全部刪除；若干遺漏的重要情節想追補，以求充實內容與減少疵謬。但是環境不允許我那樣做，既承讀者的厚愛，不斷來函催促；而曼谷方面，且已有人冒印中冊，公然發行。假如冒印者是對我的偏愛，爲我代勞，我將表示感謝；如其祇是爲了牟利，把我已經發表的部份舊稿，剪貼付刊，弄成首尾不全，乖誤百出，因而使人誤購的話，我應當向我的讀者們表達我深切的歉意。

本書終於在這樣倉卒中又與讀者見面了。雖然內容曾經有過重大的修改；更搜集了許多有關一代文獻的珍貴圖片，加入卷首。但當全書已編排完竣的時候，重讀一過，我自己就認爲不能滿意，更可以想到決難有副于讀者殷殷之望了。

要寫一個政權六年中千頭萬緒綜錯複雜的顛末，以我見聞之狹陋，學識之蕪淺，而且自始就不曾有過寫作的準備，即使當時我可以知道的事情，因之也不會對其發展的過程加以注意。而今事隔十餘年，許多往事，記憶上都已有些模糊彷彿之感，尤其在羈旅之中，手頭全無參攷資料，以獨力來寫這一段包羅萬象的史實，除非出之臆造；否則，凌亂、瑣碎、偏狹、掛漏，自爲不可避免之結果。

本書上冊發行以後，已獲得了許多善意的批評與督責，而且更聽到了部份人士的反響。我除了敬謹拜嘉以外，更願趁此剖白我一些主觀上的謬見。

首先：過去爲國家抗戰而現在猶爲國家服務的人們，認爲往者已矣，又何必重提「醜事」？固然已經發生的事實，歷史上將不容抹煞；而且也不會抹煞，那末讓一個身親目擊的人提供一些見聞，會有什麼不好？而且我雖然寫的是主張和平的政權，但對領導抗戰的「民族英雄」們，全書不敢雜以半句的微辭。爲已死的朋友們寫出其當時處境的艱苦；與內心的徬徨，在提倡禮義的國家，與處身于言論自由的時代，只要我寫的是事實；也並不應就認爲我的動機就是罪大惡極。成敗之局已定，所加上「漢奸」兩字，已百喙難辭。讓這些被稱爲「漢奸」者們，于百劫之餘，對當年的如何與敵週旋，和如何甘受利用之經過，有所哀訴，這並不能算就沾污了「民族英雄」。

甚至許多汪政權的舊侶，也對我致以深深的不滿，對本書的寫作，他們與「民族英雄」倒有幾乎相同的觀點：以爲往者已矣，又何必重提舊事？所以每當牽涉到他們的姓名時，他們會覺得我是在故意開玩笑。尤其每個人都有其一肚子的委曲，而我又不會爲他們表達。把汪政權的黑暗面也連帶暴露了，這自然更是我的荒唐。我祇有所求朋友們對我的原諒了！但我是這樣想的：假如參加汪政權現在認爲是一件恥辱的事，那當時又何以要參加呢？我無暇週諮博訪，朋友們又不肯耳提面命，我很抱歉于無法寫得那樣週到，以符合每個朋友的願望了。況且任何一個團體，都必有其黑暗的一面。這二十

年來，宣傳上的對汪政權的如何如何，已經給渲染得够繪影繪聲了。如其在我筆下，每個人都是至善的，每件事都是完美的，我忍心騙讀者，而讀者能因我的隱飾而相信嗎？

若干讀者中對我最大的反感是：「我」太多；而對「我」自己，認為誇張得太甚。我在上冊自序中說過，我寫的僅是個人的回憶錄，手頭沒有汪政府的檔案，也沒有當時的報刊，沒有「我」，也不憑我自己的見聞，試問我還能寫出些什麼呢？我並不諱言每個人對自己總是最原諒，也最滿意於自己毫不足道的一點一滴，而我又不會學習過「自我批評」，因此就不知應當如何詬責自己。政治上的是非功罪尚且是一篇糊塗賬，用以易粟的寫作上的臧否褒貶，我自更無介意的必要了。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如此而已！

本書在寫作與編印中，承讀者給我的指正，姚立夫先生對我的協助，顏加保先生、臧勺波先生、汪希文先生，以及不願發表姓名的若干朋友們，供給了我寶貴的資料與圖片，伍爰女士為我辭校，吳漱溟先生為我署籤，在此一併表示我衷心的謝意。

一九五九年九月

金雄白寫於香港旅次

目次

(五七) 世外桃源立成人間地獄	(一)
(五八) 一羣遭遺棄的被俘人物	(五)
(五九) 集國內各系軍人於一堂	(一一)
(六〇) 建軍事機構與收編部隊	(一四)
(六一) 六十萬軍隊的分佈情形	(一七)
(六二) 從警衛旅到財部稅警團	(二二)
(六三) 江浙皖三省之主力部隊	(二五)
(六四) 李明揚通共投汪的經過	(二九)
(六五) 蘇北區另一主力的形成	(三一)
(六六) 國軍陸續來歸原因何在	(三五)
(六七) 六十萬人頓時煙消火滅	(三八)
(六八) 我被派去參加偽滿慶典	(四一)

- (六九) 日本統治下的東北慘狀……………(四四)
- (七〇) 一個荒謬絕頂的日提案……………(四八)
- (七一) 在偽滿首都胡鬧又怎樣……………(五一)
- (七二) 日人卵翼下的兩不倒翁……………(五五)
- (七三) 六年中的上海三任市長……………(五九)
- (七四) 周佛海何爲若是其徬徨……………(六一)
- (七五) 羅君強自稱噬人的惡狗……………(六五)
- (七六) 佛海手下的三名小人物……………(六八)
- (七七) 秘密電台怎樣建起來的……………(七二)
- (七八) 蔣伯誠所加給我的負擔……………(七五)
- (七九) 又一次意外獲得了倖免……………(七八)
- (八〇) 性命豈是金錢買得來的……………(八二)
- (八一) 一封專送重慶的秘密信……………(八五)
- (八二) 雙方都想殺他的周佛海……………(八八)

- (八三) 明鎗與暗箭難躲亦難防……………(九二)
- (八四) 國軍主義者的日軍課長……………(九五)
- (八五) 邵式軍有與日同謀嫌疑……………(九八)
- (八六) 若數風流人物還看汪朝……………(一〇一)
- (八七) 六年中的一篇風流總賬……………(一〇六)
- (八八) 從中共元勳到汪朝股肱……………(一一一)
- (八九) 那五百年前的風流孽債……………(一一七)
- (九〇) 密商中決定了兼有之計……………(一二一)
- (九一) 醋海興波請嘗木樨滋味……………(一二五)
- (九二) 大發其國難財的銀行界……………(一二九)
- (九三) 浙江興業銀行內部糾紛……………(一三三)
- (九四) 抗戰前後上海報業概況……………(一三七)
- (九五) 一個親日報人的另一面……………(一四〇)
- (九六) 一處太有血腥味的地方……………(一四六)

- (九七) 吳四寶惡貫滿盈遭毒斃……………(一五一)
- (九八) 大悲劇中的無數小悲劇……………(一五六)
- (九九) 耿嘉基吞槍周樂山仰毒……………(一六〇)
- (一〇〇) 一搞政治就淹沒了人性……………(一六五)
- (一〇一) 從頭溯說當年一段淵源……………(一六九)
- (一〇二) 永別了這半壁破碎河山……………(一七三)
- (一〇三) 新愁舊創汪氏客死東瀛……………(一七八)
- (一〇四) 緊急警報中遺骸歸國土……………(一八三)
- (一〇五) 梅花山巔黃土一坏瘞骨……………(一八七)
- (一〇六) 陳公博以殉葬精神繼位……………(一九二)

附 錄

汪精衛在刑部獄中兩次親筆供辭全文……………(一九六)

(五七) 世外桃源立成人間地獄

香港，雖然一世紀以來早已成爲英國的殖民地，但因爲這裡的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中國人，所以從清末以迄現在，國內任何政治上的變亂，都與香港息息相關，不是爲醞釀一項政治運動的溫床；就是當一項政治運動失敗後的政客通逃藪。

我已在上文寫過，香港也是汪政權的最早發祥地。當汪氏脫離重慶，行抵河內以後，他所主張和平的「艷電」，向世界公開發表是在香港。從河內高朗街暗殺事件發生以後，他左右的重要人物，如：陳璧君、周佛海、梅思平、林栢生、陶希聖、高宗武等，也都集中到香港，以南華日報與蔚藍書店爲據點，展開宣傳攻勢。與日本方面的接觸，以從事建立政權，雖然時期很短，僅爲民國二十八年自春徂夏的三四個月，但一切原則上的商榷，都是在香港作出了一個初步決定。

從汪氏等分批去滬以後，香港冷落了，但是許多與重慶有密切關係的人員，仍然留在香港，汪氏與日本方面想與重慶談商的全面和平，也還以香港爲橋樑。自稱代表國民政府談和的宋子良，在港與日本密談時，會給予日本以最大的興趣，與無限的希望，甚且因之而阻延了汪政權建立的時日。一直到太平洋戰爭發生，香港與珍珠港等同樣受到了突襲，蒙受了一次開埠以來未有的浩劫，三年八個月的黑暗時代，迄今餘痛猶在。這百年來的世外桃源，一霎那化成人間地獄！

雖然那時我並不在香港，但香港既與汪政權有過如此重大的關係，而且太平洋戰爭以後，一批在香港被日軍俘虜的重要人物，以後都押解到了上海，其中部份人士，更會影響到汪政權的財經方面的決策。這一段史實，自然應該也有一叙的必要。

時間至一九四一年的冬季，日本既然早已加入了與英國為敵的德義軸心，而其所派駐美的野村大使與來栖特使，在華盛頓與美國國務卿赫爾的談判，一天一天走向決裂邊緣。一向號稱為世外桃源的香港，因此漸漸地感到了緊張，而駐軍雖在不斷演習，也不過是作萬一的準備。說來真够可憐！那時英美諸國自以為對情報十分靈通，而日本真正的企圖，則事實上却一無所知。「一二八」的前一天是十二月七日，那天是星期日，誰也料不到大禍即將臨頭。原來快活谷還有一場球賽，許多人都還往那裡去想消磨一個假日的下午。報紙突然發行了號外，報導日本海軍驅逐艦兩艘，急遽開往馬尼拉的消息，這消息意味着日軍將於中國戰場以外，更有事於遠東。時局顯得更進一步的緊急，球賽臨時宣佈停止了，球迷們還在怨恨當局的大驚小怪，掃興而同。那晚，雖然有人已懷着一顆忐忑的心，但暴雨的前夕，照例會份外寧靜。

八日的清晨六時，居民為連續的爆炸聲所驚醒，大部份的人，還相信這是英國駐軍的演習，但是心裡總懷着鬼胎，想以電話探詢真相，而電話却已為香港政府所管制，當局認為不需要的，已經局部切斷了線路，消息雖還沒有証實，人們知道這情勢是非常的、險惡的。也有人午夜早於收音機中聽到了珍珠港遭日本偷襲的消息，但是對香港仍作萬一之望，以為日本或許不會這樣孤注一擲，向太平洋

沿岸各地，同時並進。等一陣爆炸聲停止以後，更有人到啓德機場去探視了一下，機場四週不但淒涼一片，而且一架飛行舊金山——火奴魯魯——香港間的水上飛機「夏威夷號」，已在機場旁邊海面上給炸得機腹朝天。日軍的進攻香港，至此已完全證實。那天來往港九間的天星渡海輪，雖然仍如常開行，但政府已派人在碼頭檢查，認為無渡海必要的，已被阻止來往。整個港九的市面，整天在慌亂與死寂中渡過，僅有晚上日軍斷斷續續的炮聲，劃破長空，添給居民以精神上的無限恐怖。

重慶當局對於香港危城中的重要人物，不能不搶救，而唯一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已祇賸空運一項。那時政府所掌握的航空公司，也只有與美國合作經營的中國航空公司，以及與德國合作的歐亞航空公司。八日的晚上，趁日空軍在黑夜中不能轟炸的時候，派來了一架飛機，載走了一批留港的重要人物如貝祖詒、陳光甫等人。因為機師要求儘量把他們的家屬運走，否則就罷飛之故，以至很少人能搭上這架專機。專機原來決定由香港直飛重慶的，爲了爭取時間，後來也改變爲飛往韶關。九日晚上又派來了一架，在那個緊急逃命之夜，能够搭上這架飛機的，若非特殊又特殊的人物，休想上得去。宋慶齡、宋藹齡姊妹等被載走了，以及傳說中的若干衛生用具，有人還帶了一條得道的狗，同時飛昇了。有些被留下的比狗總要重要得多的人物，只好眼睜睜地望着那最後一架飛機而歎息。以後，因日軍炮火的加緊，飛機再也無法降落啓德機場，他們從此像被遺棄的孤兒，一任流落在異鄉，讓日軍俘虜、被強迫下水。從此決定了他們後半生的命運！

在太平洋戰爭以前，日軍早在大亞灣登陸，佔據了廣東廣大地區。港九彈丸之地，上有空軍轟

炸，又被日海軍封鎖了海上交通，英國的駐軍力量又那樣地單薄，日軍從廣九路展開的正面攻勢，已屬很難抵禦。而日軍在佔領以前，已視香港爲其囊中之物，香港豐富的物資等等，日人都想保全攫取。所以陸空的轟擊並不激烈，長程炮也往往只命中主要目標，不破壞周遭的建築。在立體包圍的情勢之下，九龍絕對無法堅守，終於僅僅經過三天的時間，九龍首先陷落了！那天，港九的交通，本已中斷，日本陸軍分三路而來：一路翻過獅子山抵達九龍塘一帶；一路由稅關道、清水灣道佔領啓德機場；一路由青山道直至九龍中心市區。日軍在司令官酒井隆盛率領之下，長驅直入（酒井曾任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參謀長等職，勝利後經香港以戰犯罪判處死刑），即成立司令部於尖沙咀半島酒店。

九龍陷落以後，香港本島更無扼守可能。日本以轟炸全市居民資爲水源的水塘，以及截斷食米來源爲威脅，迫使香港英軍放棄抵抗。香港政府開始與日軍接洽談和，第一次爲十二月十三日，即九龍陷落後之三日。第二次爲十八日，終以條件不合，未成事實。日軍於談判中仍然加緊從九龍隔海炮轟，且揚言將以陸海空聯合大舉進攻，使港島歸於燬滅。至二十五日的聖誕夜，當時的港督楊慕琦，終於接受了日方條件，香港遂無條件投降。日軍於二十六日耀武揚威，舉行入城式。同時對香港開始搜捕姦殺，莠民又乘機搶掠，秩序大亂。又因糧食極度缺乏，難得一飽，使全島數十萬居民，陷於香港歷史上從來未有之悲慘命運中。

(五八) 一羣遭遺棄的被俘人物

日軍佔領香港以後，日政府發表了磯谷廉介爲總督，而以廣東的特務機關長矢崎堪十爲香港政治部長（矢崎於一手製造汪政權之梅機關主腦影佐禎昭調往南洋作戰後，在汪政權末期，繼任爲最高軍事顧問），更以岡田芳政中佐爲首，成立了「興亞機關」，以軍事與特務，雙管齊下，統治香港。這是日軍在中國境內的三大特務組織——梅機關、松機關、竹機關以外的又一特務組織。事實上，在香港主持着特務活動的還是梅機關，「興亞機關」不過是它的支店而已。

要統治一個地方，除了以軍事力量控制這地區以外，更必需依靠當地居民的合作，爲佔領勢力順利推行政令。於是有人向現實勢力低頭獻媚；有人因在槍刺下而無法反抗；也有人希望爲地方減輕一些損失，因此出現了兩個組織。由日軍任命下，有香港華人代表四人——羅旭蘇、李子芬、陳廉伯與劉鐵誠。前兩人是香港耳熟能詳的紳士，劉鐵誠爲交通銀行港行經理，陳廉伯一度是廣州商會主席，也是當年廣州商團事件的主腦，磯谷廉介早在日本駐廣州領事館做武官時代，已經和他相熟，因此淵源，特加識拔。

華人代表以外，更有「政治協議會」，以二十二名華人爲委員，周壽臣爵士担任主席職務，其他各人，都是香港的紳士名流，現猶健在的還是很多，這裡我想不必再列舉其姓名。何況勝利以後，戰

時英國的港督楊慕琦氏，又奉令回到香港，在大道中的娛樂戲院，正式宣佈英廷意旨：在淪陷時期被迫與日人合作的，除了有直接危害居民的罪行者以外，概不深究。這許多人既與汪政權無絲毫牽連關係，自不必重為贅述，徒成蛇足。

港督楊慕琦氏向日軍談判完畢以後，先被拘禁於半島酒店的六樓。五樓為日軍總司令部，四樓以下仍留給旅客居停。當然，平常的人誰還敢再住到那裡？楊慕琦氏後來被解往台灣，再轉解遼寧集中營，直至勝利後釋放，重回香港。港政府較重要的人物被日軍殘殺的，有警務處副處長司各脫氏，他的夫人是前任港督葛量洪夫人的妹妹，而他的「罪狀」是在他家裡搜出了秘密無線電台。其餘英籍重要人士，如滙豐銀行的大班等，則於佔領初期，分別拘禁於新華酒店等處。

事實上，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以前，梅機關就在香港積極活動，對於香港的一切動態，就已有了一個詳細的調查，尤其比較重要的中國人的居址背景等，已弄得一清二楚。等日軍於初步佔領九龍後，即由岡田派人分投赴各中國重要人物的私寓中，以保護為名，指定搬往半島酒店集中居住，這當然就是變相的俘虜了。以後香港本島淪陷，港九輪渡恢復，又一起送到香港大酒店軟禁。中間住在九龍而唯一沒有被送進半島酒店的僅是葉恭綽，他家住河內道，九龍陷落的時候，他身擁重衾，裝作臥病在床，因此就被特許留住在家裡。

最後被日軍集中在香港大酒店中較為重要的人物，有陳友仁（前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葉恭綽（前北洋政府交通總長）、周作民（金城銀行董事長）、顏惠慶（前北洋政府內閣總理）、鄭洪年（前

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長，及暨南大學校長）、唐壽民（交通銀行總經理）、李思浩（前北京政府財政總長）、林康侯（前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上海銀行公會秘書長）、賀德鄰（前北洋政府財政總長、東陸銀行創辦人）、曾雲霄（前北洋政府交通總長）以及胡文虎（香港星島日報董事長）、許崇智（北伐前任粵軍總司令）等人。

當部份人士被禁在半島酒店的時期中，除了不准越半島雷池一步以外，在酒店內彼此可以往來交談，甚至還可以打幾圈麻將，家人也准許到來探望，小作盤桓。而其中一人是例外，被隔離獨處斗室，日軍對他特別嚴加監視，他是唐壽民。唐是鎮江人，從錢業起家，初佐陳光甫創上海銀行，北伐時期革命軍收復武漢，方任漢口銀行公會會長，會黨軍餉精不繼，他把漢口銀行界可以移動的款項，悉數借給革命軍為繼續北伐的經費，因此見賞於蔣宋。以後他出任中央銀行常務理事兼業務局局長，在江浙籍的金融界中，是頗露鋒銜的人物。抗戰以後，他正任交通銀行總經理，常駐香港。本來在太平洋戰爭以前，蔣先生召集在港重要人士談話，交通銀行是被指定的單位之一，唐壽民已預定機票，擬赴渝參加。那時任交通銀行董事長的是胡筆江，他們雖然是鎮江同鄉，而彼此意見參商。胡筆江深恐唐之赴渝，可能在蔣先生前有利於他的談話，臨時告訴壽民由他代表交行赴渝。不料那次飛機在港起飛不久，即被日機擊落，胡筆江等十餘人因而殞命，這事會轟動國際，造成抗戰時期的一次著名的大慘劇。唐壽民逃過了這一次性命，却不料竟爾葬送了他的前途。他從此一直留在香港主持交通銀行，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進攻香港的時候，他督同員工把交行未發行的大量新鈔，截角焚燬，以免為

敵人利用。自日軍完全佔領港九，他化裝了一個藥材商，預備逃入內地，爲日軍查獲時，他還否認是唐壽民。於是日軍認爲他有抗拒潛逃嫌疑，因此加緊監視，完全以俘虜身份相待。

管理這一批高級俘虜的是井崎喜代太中尉，他的軍階雖不高，但他有實權，而且被目爲參謀本部少壯派軍人中的優秀份子（此人現任日本「大陸問題研究所」主任）。這許多人生活上是受到優待，但是管理方面在井崎指揮之下，却很嚴格，且一度禁止同囚者的來往交談。氣燄之盛，使每個人對他有些凜懼。他要每人寫一篇自傳，詳細寫出其過去的歷史，及與國民黨的關係。雖然每個人都能堅持着不失爲中國人的立場，但據「興亞機關」負責人的透露，其中以陳友仁所寫的自傳最爲強硬。他公然說出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最後必將歸於失敗。日本人問他如其給他恢復自由，他願意往那裡去？他却反問日人，如其是釋放他，他當然可以去他要去的；如其是教他去，那末不問什麼地方他都去。

日本人的所以對這批人優待，是基於他們過去的聲望，想有所利用，其目的有兩種：一是爲對重慶談和的橋樑；一是將以對付日人認爲不肯聽命的汪政權。梅機關掌握了這許多有地位的人在手裡，眞想要來作爲政治上的一筆資本。這樣前後軟禁了一百〇四天之久，其間汪政權方面會派遺李浩駒、陳君慧等先後來港進行營救。而梅機關對這許多人尤其不肯放鬆，先後派了有關的與雇用的中國人如：顧南羣（留日醫生）、余中南（余祥琴之兄。余祥琴在上海執行律師職務，又爲軍統局的工作人員，在軍統中化名林基，既爲上海三老之一聞蘭亭的義兒，又拜在七十六號打手吳四寶門下爲乾兒子，賴聞蘭亭的掩護，與重慶秘密通報。此人現留台灣）以及杜月笙的留滬代表徐采丞，都絡繹來港，爭